傳真：2873 2453 電郵：feature@wenweipo.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

尋夢園 昂膛山人

香港之寶饒宗頤

潮州才子饒宗頤教授來港執教香港大學、香港中文大學及其他高等學府多年。

已儼然成為香港最有名望的學者之一！他除了獲選為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之外，繼季羨林教授之後，又獲委為「西泠印社社長」，這真是我們香港的光榮！

尊他為「香港之寶」，實不為過！因為「西泠印社社長」絕不是一個印社的社長這麼簡單；能被尊稱為「西泠印社社長」的人，間接即是全國已承認了饒宗頤教授是全中國文壇中的第一人之意，香港真是與有榮焉！

因為香港一向被稱為是「文化的沙漠」！現在既然饒教授多年來已選了香港為家，稱他為「香港之寶」是實至名歸的。而我們這顆「東方之珠」，亦因此而增加了不少光彩！我們一般港人對曇花深夜開花，太陽一出而逝，已是眾人皆知的常識。但饒教授在他十六歲時，已寫了一首《優曇花詩》，技驚飽學之文人雅士！

且讓本山人暫作文抄公一次，恭錄該詩於後，以便各位欣賞：

「序曰：優曇花，錫蘭產，余家植兩株，月夜花放，及晨而萎，家人傷之。因取榮悴焉定之理，為以釋其意焉。

異域有奇卉，植茲園池旁，
夜來孤月明，吐蕊白如霜。
香氣生寒水，素影含虛光，
如何一夕凋，殂謝亦可傷。
豈伊冰玉質，無意狎群芳，
遂爾離塵垢，冥然返大蒼。
大蒼安可窮，天道邈無極。
衰榮理則常，幻化終難測。
千載未足修，轉瞬距為逼，
達人解其會，葆此恆安息。
濁醪且自陶，聊以永茲夕。」

（附註）：該詩原載於中山大學中文系《文學雜誌》第十一期，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出版。饒公生於一九一七年，故饒公當時只是十六歲。今天香港十六歲的青年，只入讀高中一年級，或即三三四的中四班，試問有誰可以寫得出近乎這樣水準的作品呢？

本山人絕無任何意圖去為難我們香港的中學生！就是大學內中文系的學生亦未必能夠追近饒公十六歲時的水準啦！

所以，香港今天在世界上和中國之內也略有一點兒名氣！就是因為香港能夠吸納了很多人才到來香港生活。著名鋼琴家郎朗也是其中之一！那麼香港特區政府為什麼不可以頒一個「香港之寶」的獎狀給饒公呢？

饒公今年已足夠一百歲了！由一九一七年起計，但仍精神甚佳。為香港政府及各界題字不少，他的墨寶真的是無價之寶！所以，他為什麼不是「香港之寶」呢？！

■潮州才子饒宗頤教授。網上圖片

隨想國 興國

照相館

現在做學生的，有什麼事情比以前的學生更節省時間的？相信答案之一是不必跑照相館。

因為有了智能手機，可以自拍了。想從前，每個學年都要為註冊相而跑照相館，去之前還要穿上整齊校服，有的甚至去理個髮，有的還必須跑到另一區，去拍照，還必須等候沖曬出來。所以，要跑兩次照相館才能完成交給學校註冊用的照片。

如今照相館已幾乎在生活中消失了，而且人人只要拿起智能手機，都可以成為攝影師了。回想從前，去一趟旅行，拍了幾筒菲林，效果如何，還得等照相館沖曬後的結果才知道。現在，拍完就可以看到，而且還可以馬上與別人分享，真是方便得很啊。

照相館在香港，是什麼時候開始有的？這問題最近我才得知，是看了鄭寶鴻編著的《香港華洋行業百年——工業與服務業篇》（商務印書館）第二十四章「影樓」之後。在這一章裡，編著者說：「攝影於一八三九年發明，至一八四零年代已開始有稱為『影樓』、『映畫館』或『寫真館』的照相館在香港開設，當時的影樓多採用『銀板攝影』技術。」

香港真是好厲害，一有攝影技術的發明，便立即跟上時代，也開始開館替人拍攝了。怪不得香港是個商業城市，近兩百年前生意頭腦就轉得很快了。不過，生意並非如想像般順利，因為「早期照相不為華人接受，誤信會被『攝去魂魄』或『攝去元陽』，不少人寧願被人『畫丹青』或『寫真』（描繪人像畫）……後來，華人觀念改變，漸漸開始喜往影樓，在樓台或風景佈景板前拍照。」當我們看到非洲當地人，第一次看到攝影機時那種驚懼的神情，其實我們的祖先也曾有過，不必大驚小怪。現在，攝去魂魄的觀念，已隨照相館的消失而徹底消失了。

思旋天地 思旋

祈求「天下太平」

新曆新年剛來到，人們又將迎接舊曆新年的到來。歲晚新年年關在即，俗語講「年關難過年年過」，特別是營商者，歲晚收爐在即，盤點商務工夫實在多。

今年尤甚，面對複雜多變的政經前景，不確定因素多。尤其匯市由於美元走強多時，世界各國貨幣受影響而見弱。一直以來人民幣被視為堅強的貨幣，亦因美元的影響而被炒家沽空。市場中人預期，人民幣將見七，眼見人民幣日日貶值，中國大媽當然為保財產而千方百計在走資。

一時之間，美元預期見七元人民幣的日子將到，令沽空人民幣的炒家膽子日大，眼見香港人民幣資金池縮小，殊不知中央人行疑似來一個殺手鐧——夾息的招數，離岸人民幣隔夜拆息曾狂升見150厘，創歷來新高。致令這數月累積的沽空人民幣炒盤夾爆，瞬間刺激人民幣離岸價連續數日急速反彈。曾升穿6.80水平，中央衝擊淡友，「防破七」預期發酵，香港作為人民幣最大離岸中心，在此次人民幣保衛戰中確見其功力。香港在金融市場對國家的作用確立其功。不過，縱觀國際金融形勢的風雲變幻，有被稱為「狂人」的有何搞作？人民幣匯價在最脹後的走勢如何？心中仍未有底者仍多，還是審時度勢，步步為營是為上策。

二零一七年，無論政治及經濟都可被稱為驚濤駭浪的一年，是很不平靜的一年。在投資策略方面，投資者無論在匯市、股市、商品市場、樓市以及出入口貿易都如在戰場一樣，如履薄冰。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香港，我們也不例外。幸而，港元與美元匯率有掛鈎，在匯市上較可安心。不少投資大戶預期，香港在本年的股市先低後高，亦有人認為先高後低，其間相差都一樣，竟預計有五千點差距。果真如是，投資者將於在大海波濤中飄浮，順風者當然會有所獲。反之，逆風者可能大輪要「着草走佬」了。匯市股市都不見穩定，如何避險往哪裡走？傳統智慧教人投資金市可避險，中國大媽以及印度人都對黃金有偏愛，尤其是最近兩者貨幣都見貶值，買黃金者屢見不鮮。而在中國人眼中最喜買「磚頭」，有樓在手，心安定很多。有人就算身無分文，仍要千方百計做一世「樓奴」。你又如何想法呢？

有投資者自認智慧高超，認為雞蛋不應放在一個籃子裡，分散投資最着數。有人在歐洲、東南亞甚至台灣購買房屋作投資，殊不知一場貨幣戰，就算贏了樓價，也大輸幣值，得不償失。尤其投資在台灣者，蔡英文不認「九二共識」，諸多攪局，長此下去預計兩岸關係將惡化，和平備受考驗。君子不立危牆之下，市民在危地投資，又怎安心呢？想深一層，新一年祈求「天下太平」是為之最。願人人好夢成真，幸福安康！

百家廊

小天池上觀日出

張桂輝

在江西廬山，含鄱口、五老峰等，都是觀看日出的理想地點。而小天池，不單是廬山觀日出、賞晚霞、看雲海等奇觀的最佳景點之一，而且與牯嶺街的距離最近，路也最好走。

小天池，位於牯嶺街東北約2華里處，海拔一千二百一十三米，是廬山的第八高峰。那年七月下旬，我偕妻子從福建回廬山探親度假。二十四日晚上，我們前往妻姐家串門。閒聊時，妻姐說：「剛才看了廬山氣象預告，明天清晨五時三十二分，在小天池上可以看到日出。」

廬山，孤峰突起，臨江（長江）瀕湖（鄱陽湖），「湖繞江環雲霧封，山魂水魄有無中」。獨特的地理因素，使之氣候變化無常。因而，在廬山看日出，是一件頗為不易、得碰運氣的事。機會難得。於是，我不假思索，當即表態：去！

小天池山勢巍峨，青翠秀麗。次日清晨五時，在妻姐的陪同下，我們乘坐朋友小殷的便車，從柏樹路農業銀行宿舍區出發，來到臨近「廬山園門」附近，下得車後，徑直往北登山，順着石道，拾級而上二百餘台階，攀登約十分鐘，經過趙朴初先生題名的「諾那塔院」石門，進入一個花園式的藏傳佛教喇嘛寺。正中的寺廟建築為祖師殿，殿前院子中央，但見一石柱和鐵欄杆圍着的圓形水池，即小天池。據景點介紹，池水清澈，久旱不涸，久雨不溢，堪稱奇觀。且一年四季清泉不溢不涸，故而得名。因廬山西北有個「大天池」，它就委屈降格為「小」了。小天池旁刻有一聯：「用之不竭，取不傷廉。」寥寥數語，可以為證。相傳，當年朱元璋和陳友諒大戰鄱陽湖、屯兵廬山時，曾飲馬於此。

靠近小天池一側，有兩排直徑三四十厘米的轉經筒。以前，我只在電影或電視裡看過轉經筒，從不曾自己動手轉過轉經筒。那天，便饒有興趣地「有樣學樣」，在好奇心的驅使下，動手轉了起來。之後，我們繼續上行，來到小天池之巔的「諾那塔」下，忽聞知了輕聲鳴叫，宛如一支隱形樂隊在歡迎我們，心情愈發愉悅起來。

諾那塔，係西藏佛教首領諾那·呼圖克圖的墓塔，塔高二十一米，通體白色，俗稱喇嘛塔。天氣晴好時，從牯嶺街心公園，便可看到它的靚影。諾那是西藏昌都地區著名活佛，曾為國民政府高級官員，且是首位正式將藏密弘傳於漢地的活佛。他畢生反對西藏獨立，維護祖國統一，寧死不屈，為人敬仰。民國二十五年（一九三六年）陽曆五月十二日，在甘孜圓寂，享年七十二歲。被國民政府頒封為「普佑法師」。荼毗後，其心臟中化出金剛杵，由其秘書長韓大載居士撿拾遺骨，至江西廬山小天池建塔供養。據說，塔址為活佛生前選定。次年，修建諾那塔院。抗日戰爭和解放後，諾那塔曾遭到損壞，一九九一年，佛教界捐資修復了諾那塔及祖師殿，並新建了諾那藏精舍等。整座塔高三十五米，鋼筋水泥結構。塔基方形，全承托覆缽式塔身，上部呈圓錐形「十三天」箍柱狀，塔頂銅質，正面壺形尖門，刻有藏文咒語和供奉小佛，為一仿印度如來五輪式建築。我發現，登臨小天池的遊客，大都會擇機在諾那塔前駐足拍照。

當我們急匆匆來到小天池山頂「觀景亭」時，發現已有一批遊人捷足先登了。真乃「莫道君行早，更有早行人。」「觀景亭」是一個傘頂圓亭。步入亭內，長江似一條白色緞帶，飄忽在天際；站在亭中，向下俯瞰，宛如坐着直升飛機，盤桓在廬山的上空，青山碧水，紅瓦蒼崖，盡收眼底，令人浮想聯翩，思緒萬千。我放眼東眺，但見朝霞片片，把周邊的浮雲染成了橘紅色。這時，李白《廬山謠寄盧侍禦虛舟》中「登高壯觀天地間，大江茫茫去不還。黃雲萬里動風色，白波九道流雪山」的詩句，情不自禁地湧上心頭。

「觀景亭」高聳入雲，置身其中，縱目四顧，東望鄱陽湖浩瀚無垠，南望牯嶺街雲蒸霞蔚，西望田園錦繡美如畫，北望長江宛如飄玉帶。據說，在亭內觀晚霞和雲景，更是別有一番情趣。偶爾雲霧彌漫，遊客背陽而立，可見雲霧構成的屏幕上，出現圍繞人影的彩色光環，亦即「寶光」，俗稱「佛光」。有時，雲海翻騰，還可見東南山峰宛如流瀑的「瀑布雲」呢。

趁着太陽尚未露臉，我獨自移步到「觀景亭」外仰天掃視，發現閃爍了一夜，早已疲憊的星星，全都隱身歇息去了，惟有半個月亮還依依不捨、不知疲倦地掛在偏西的天空上，彷彿惦記着她的太陽哥哥，不見不散一般。

這時，東方原本薄薄的烏雲愈聚愈厚，大家心頭不免生出幾分擔心起來。可一個個還是面對東方，居高臨下、低頭俯瞰。有幾位愛好攝影的遊客，早早地拿出了數碼相機，忙着取景，只等旭日東昇了。

「太陽出來囉！」五時三十五分，我第一個發現在朝霞的下方，太陽悄悄露臉了，便喜滋滋地喊出聲來。雖然，雲遮霧蓋，沒能出現「山水相依成一格，旭日倒映兩重天」的奇觀，卻也別有一番景色——穿雲破霧噴薄出，一瞬染紅半邊天。

為了不辜負遊人的期盼，善解人意的太陽，在灰黑色「幕布」後，頑強爬升着。該死的烏雲也隨之浮升，儼如重兵壓境，形成圍追堵截的態勢，好像要把太陽鎮住鎖定一般。目睹此情此景，我在心中默默地為太陽鼓勁、加油。總算幸運，須臾功夫，太陽終於露出了整張笑臉，既像是在答謝我們，又像是在嘲笑烏雲。我因是第一次在小天池上觀日出，所以看得分外認真。結果發現，初升的太陽，不像一個火球，倒像一爐鋼水，紅而不艷，光彩奪目，卻不刺眼。只是這段時間太短了。很快，太陽就發出耀眼的光芒，給變幻的雲海鍍上一層熠熠閃亮的金光，整個世界立馬變得光怪陸離、五彩繽紛起來。

有幸在小天池上觀賞到難得一見的日出，總算沒有白起了一個大早。當我三步一回頭離開「觀景亭」的瞬間，聯想起那年六月在北戴河看日出的情景，猛然有所感悟，許多前往名山大川旅遊的人們，所以心甘情願披星戴月，不辭辛勞翻山越嶺，甚至冒着酷暑嚴寒，也要到某個景點觀看日出，除了因其蔚為壯觀，堪稱最美享受之外，大概還另有一層用意——領略太陽百折不撓、頑強爬升的毅力，體悟朝陽穿雲破霧、噴薄而出的精神。

跳出框框 蒙妮卡

看醫生記

入冬呼吸道毛病流行，咳嗽一星期之後喉嚨劇痛，整夜難眠，早上八點半準時打電話掛急症看家庭醫生。這個時候很多人也在打電話，能打通一看運氣，二要醫生不算太忙，有空檔可以額外收症。

英國的國民保健服務（NHS)建立於上世紀四十年代末，號稱世界之首，二零一二年倫敦奧運會開幕禮上推出一堆病床，護士和小病人載歌載舞，就是宣傳NHS。這支醫療大軍有僱員一百六十萬，據說是世界五大勞動隊伍之一，其餘為美國國防部、麥當勞、沃爾瑪及中國人民解放軍。

英人引以為豪的制度，本身也患重病，缺錢缺醫生和護士。經常說削減經費，每年傳幾次破產消息。去年脫歐公投居然成事，脫派有一份功勞，胡說每星期向歐盟「進貢」的三億五千萬英鎊，脫歐後這筆巨款可以用在國民保健，大家信以為真。

說回喉嚨痛。電話接通，接電話的女士問明姓名地址什麼毛病之後說稍等一下，將電話接駁到一把男聲，聲音悅耳還帶點磁性，原來是醫生。將病情說了一遍，對方聽完問能幫什麼忙？「我怎麼知道，我是病人不是醫生啊！」「喉嚨痛幸而沒有發燒，是個好徵狀。估計是病毒感染，我們幫不了什麼忙。家裡有Ibuprofen (布洛芬)或者必理痛嗎？如果咳嗽超過三星期還不好轉，再來看醫生吧。」

看家庭醫生免費，老人和少年藥費也全免，掛號看醫生經常排期一個月，到時小毛病已不藥而癒。

掛下電話前感謝醫生的指導，兩種止痛藥家裡都有，遵囑用溫水吞服布洛芬一粒。假如喉痛不再嚴重又不發燒，電話看醫生，不失為有趣經驗。

翠袖乾坤 伍淑賢

新年願望

喜歡看烹飪節目(不是飲食節目)，由無綫古早年代譚國梅教煮餸的「珍饈百味」到歐美大廚，以至新近紅火的鼎爺，都愛看。

其實我哪會煮，但人家的高超刀章和技法，我是以欣賞藝術的心情去看，間中學些初階知識，如怎樣烹調翠綠好吃的水煮西蘭花，如何處理鮮蝦等，已很滿足。即學即用，強過花時間看些說了等於沒說的時事節目。

本來對鼎爺沒興趣，直至有晚見他買雞時提到「扶翅」，即雞內臟，馬上金睛火眼望住屏幕，因好久沒見過人說這可愛的詞，也好久沒見人做這菜。我們小時過年過節家家戶戶劏雞，必保留「扶翅」，用以炒芥蘭，夠爽口鮮甜。

吃團年飯時一大碟白切雞，一盤炒「扶翅」，以往家家如是。又前幾晚見他示範蘿蔔糕和芋頭糕，這些東西近年家裡因沒人吃，已不敢做，但見到刨蘿蔔絲和用大鐵鏟炒臘味臘肉的「盛況」，再把拌好的多款材料濃稠糕漿，徐徐倒進糕盤待蒸，還是很讓人興奮期待。

還有很開心見到他示範如何「開鏟」，即是新買隻生鐵鏟回家，應如何處理才可用。我媽也是這樣教的：首先用清水洗淨，再用大火用鏟燒開水約廿分鐘，抹乾後用生油揩遍整隻鏟面(他用肥豬肉)，開火烘它幾分鐘，然後放大堆韭菜在熱鏟上炒，可去鐵銹味，油層又可保護鏟面，更耐用。還有就是瓦煲，不論用來煲涼茶、煮煲仔飯或是炆餸，買回家清洗之後，也得用生油裡裡外外塗一層，再煮開水一次，這樣瓦煲就不易裂，更耐用，這些都是老中醫的藥房掌櫃教的。

網上花生友說鼎爺直把傳統粵菜「翻生」，我看是嚷嚷而已。這些水細功夫畢竟是另一時代的情懷，慢慢必會從講效率的主婦廚房消失。好運的話，高價食肆或能局部保持，成為精品，庶民幾不可近矣。

但我還是很希望見到以後的港孩知道怎樣開鏟，怎樣在家手打蝦膠，做基本白切雞，和自家製作壓年用的煎釀鯪魚。這個新年願望，是否過分了點？

■白切雞。 網上圖片

淑梅足跡 車淑梅

周博士的完美人生觀

一年前，周振基博士被委任為香港演藝學院校董會主席，為期兩年。甫上任，他即向同學表明自己在求學時期也是學生會會長，此語一出隔膜便打破了！他也不時提醒同學有政治理念是可以的，但最好不要放在校園裡，因為學校是培育演藝人才的地方。去年畢業典禮，演藝學院沒有邀請任何官員，請來了最老資格的鍾景輝(King Sir)擔任主講嘉賓，大家非常受落。

演藝學院已有三十二年歷史，但亦有家長顧慮到學生的出路如何，「我可澄清一下，我們的同學都有藝術理想和天分，因為除了學科成績外，入學必須通過面試，十位之中只錄取一位左右要求極高。正如小兒在中學打網球，連續三年獲得學界冠軍，他希望轉讀網球學校當職業球手，我沒有反對，後來他知道除讀書之外還要每天打六小時網球，他決定放棄，我開心他的抉擇！實在教育專家常問各位父母是否也在超級學府畢業，否則為何要強迫孩子走那些道路？其實演藝學院的畢業生受僱率非常高，幕前幕後都做得很出色，黃秋生、王祖藍更是表表者！」

周博士也是粵劇一代宗師林家聲先生的乾兒子，林家聲慈善基金主席。振基兄常言「藝術文化是化解社會矛盾的潤滑劑」。但近日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項目引發了坊間的一些矛盾，他卻不以為然，只感到此乃一大驚喜，是中央送給香港回歸廿周年的大禮，其他省市恨也恨不到！他即時回想起四年前，師傅坐着輪椅遊故宮的情境，他負責推輪椅，數十位戲迷在旁護駕，聲哥第一次遊故宮非常開心，還一邊唱着《唐明皇》、一邊欣賞，說自己飾演過很多歷史人物，宮廷的陳設跟舞台上的非常相似，使他回味無窮。所以周博士認為，如果故宮在香港設分館將會方便到很多長者，甚至行動不便的人士，他肯定聲哥在生一定會大力支持！周博士希望香港市民應該用快樂正面的心情去迎接這件開心事！

師傅離世一年多，乾兒子依然非常掛念，去年重陽節更組織三十多人的粉絲團飛到加拿大拜祭。他最佩服師傅的厚道、豁達，是大師級的人馬。聲哥也自知經常被他人利用，自稱有師徒關係，他也不介意，最重要將粵劇傳承下去，所以當聽聞聲哥對着記者承認自己是徒弟之時，他興奮到失眠了一晚。也難忘師傅愛吃內臟，特別是豬潤，兩師徒要一碗及弟粥，師傅吃內臟，他吃白粥，妒忌聲哥驗身指數從不超標。師傅中氣十足，為人風趣，教他用追女仔的心情唱談情曲目，又用沒有錢等開飯的肉緊心情去演繹國仇家恨，非常生動鬼馬。

周博士認為完美人生應該擁有事業、家庭，還要有自己個人喜好和社會服務。他一直關愛家庭，明白付出多少便得到多少；兒媳是柯受良小黑哥的女兒非常溫婉，駕駛能力沒有遺傳父親的勇猛，她的開車意識非常薄弱，但，教導孩子的能力卻非常高！六十二歲的他已有三名乖孫，他們常扯爺爺的鬍鬚作樂。白手興家的周博士亦將生意交兒子打理，笑言自己在家中的地位日漸低落，貓狗的位置也比自己高了。「我的人生經歷過風浪，以後都會有，有挑戰的生活才算精彩，所以我還是不會停下來，一定會找很多其他的事情去做，例如社會服務等。若果停下來那便不是周振基了！」

■周振基博士與車淑梅合照。 作者提供